



民兵的儿子

峻青原著
黄桀编剧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电影文学剧本

民兵的儿子

峻 青原著

黄 桀编剧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1858·北京

内 容 說 明

这个电影文学剧本是根据峻青同志的小說“变天”改編的。

1947年秋解放战争时期，我軍南下，开始反攻；敵軍乘隙窜入我山东胶东地区；逃亡地主惡霸組織“还乡团”，跟在国民党軍隊后面，突入农村，进行殘酷杀戮；我胶东人民和敌人展开了一场最尖銳的階級斗争。故事描写一个民兵的兒子——小来春协助民兵了解敌情，經受了各种殘酷的考驗，始終不渝地、毫不动摇地和“还乡团”进行斗争，最后完成了任务。剧本告訴青、少年們：今天我們这样美好的生活不是輕易得到的，而是从艰苦的、流血的斗争中获得的。

民 兵 的 兒 子

峻 青原著

黄 梁編剧

*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88号

北京财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

*

开本 787×1092 公厘 $\frac{1}{32}$ • 印張 $1 \frac{5}{9}$ • 字数45,000

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7,050册 定价: 0.16元

統一書号: 10061·109

第一章

“变天啦！”

—

狂风怒吼，乌云翻滚。

山丘上的树枝吹得东搖西盪。

田野里的高粱吹折了，穗子刮跑了。

大路上灰尘滾滾，数十匪騎自远奔馳而来。

一面骯髒的青天白日旗在灰霧中搖晃。

一队穿着杂色服装的“还乡团”匪兵，搖旗呐喊，跟在馬屁股后面奔跑。

匪騎冲来，馬蹄飞过。

解說人的声音：“一九四七年秋，国民党匪軍窜入胶东地区；地主恶霸随后組織了还乡团，在我农村中进行殘酷地屠杀；胶东人民英勇地和敌人展开了一场血的阶级斗争；这里向大家講一个民兵兒子的斗争故事。”

二

小来春——一个十三岁的孩子，身体瘦小，却很机灵，一双大而黑的眼睛，总是閃爍着坚毅而聰明的光芒；嘴角微微下弯，显示出剛强的性格。他拿着鐮刀，在山坡上割草。忽然远处傳來人喊馬嘶声。来春急忙跑到岩石后面，伏在石头上，瞪着两只圓圓的眼睛，向山下眺望。

大路上尘土飞扬，匪骑沿着河岸越来越近。

为首一个匪军，穿着美式军装，戴着大沿帽子，骑在马上，挥着手枪。他是大恶霸地主郝海的儿子郝庚，人们都叫他祸根；土改前逃亡到蒋占区，现在担任了“还乡团”大队长，是个杀人不管眼的魔鬼。

来春看清楚以后，急忙扔下了手中的青草，如飞地向山下跑去。

来春跑到田野里，向收割庄稼的村民们大声呼喊：

“郝庚带着‘还乡团’来啦！快走啊！……”

小冬——来春的小同学。在河沿上放牛，听到来春呼喊，也大声吆喝：

“‘还乡团’土匪来啦！快跑哇！……”

村民们纷纷向村庄里奔跑，向山林里奔跑。

三

郝村村内，男女村民正愉快的劳作，有的在打场，有的在挑运粮食。

郝壮——来春的爸爸，郝村民兵队队长，一个将近四十岁，忠厚朴实的农民。正牵着牲口在村口套大车。

来春从村外飞奔而来，跑到爸爸身边，呼呼地喘着气。

“爸爸！‘还乡团’到五龙河啦！”

“赶快回家把枪给我拿来。”来春爸爸丢下牲口，从衣袋里掏出哨子，边吹边向大街跑去。

小冬和男女村民跑进村来，纷纷呼喊：

“‘还乡团’来啦！”

“土匪来啦！”

村街内正在劳动的村民们听见呼喊，惊慌地跑回家去，拉牛，牵羊，收拾东西，家家都忙乱起来。

村头的鐘也“噹噹噹”的响了起来。

男女民兵們扛着枪，拿着手榴彈，从人街小巷跑到村政府門前。

“禍根帶着‘还乡团’，已經到五龙河了，我們准备襲击。”
来春爸爸把情况告诉大家，領着民兵向村东口跑去。

村长持着一封信，后面跟着区长的通訊員云生，从村政府里出来，連忙呼喚：

“郝队长！郝队长！”

来春爸爸轉回身，村长連忙对他說：

“区长来信，叫你們快到大樹后去集合。”

街上，村民們提着包裹，牽着牛羊，扶老携幼的向村长身边跑来。来春爸爸望着周围的村民問村长：

“村里人怎么办？”

“我領着大家走。”

来春扛着爸爸的枪跑来，将枪和子弹交給爸爸，手里还留着一颗手榴彈，恳切地要求：

“爸爸！我跟你去……”

“你和村长一块走。”爸爸接過手榴彈，領民兵向村西走了。
来春失望地呆呆望着。

来春媽媽——一个能干的中年农妇，挟着包裹，隨着許多村民，其中有小冬、小妮子，向村长跑来。村长对大家說：

“我們赶快走吧！”他領着村民向村后搬走。

郝五爷——六十多岁，癱腿的老汉，是来春他們学校搖鈴的校工。提着个包裹从小学校出来，隨着逃难的人群一跛一拐的跑着，跑不到几十步就漸漸落在人群的后面去了。

来春回头望見郝五爷，急忙跑过去，搶着提他的包袱。

“五爷爷！快走吧！我替你拿。”

“好孩子！別管我，你快走。”

逃难的人群拉着牲口，推着車子，提着包袱，抱着孩子，出了后街，向山边奔跑。

一个破院大門，輕輕閃开了一条縫，恶霸地主郝海——人們都叫他老禍害。鬼鬼祟祟地探出头来，向外張望，他的孙子忠兒，——十二三岁，生一对小斜眼。从街上跑来。

“爷爷！咱們也快跑吧！”

郝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使劲把他拉进門去，急忙关上了院門。

四

村民們在田野里奔跑，村长揮着手大喊：

“快，向山里走啊！……”

村民扶老携幼向山脚奔跑。

来春和媽媽挤在人群中，向山脚奔跑。

“叭叭叭”后面响起一陣密集的枪声，匪兵向山边迫来。

村民紛紛逃躲。老奶奶吓的倒在地上。小妮子“哇”的吓哭了。村长緊張地指揮大家轉向河沟逃躲。

来春媽媽扶起老奶奶，来春、小冬牵着小妮子，随人群向河沟逃躲。

匪兵分两路向河沟冲来，漸漸把村民围逼在河灣里。村民們哭喊、乱跑，混成一团。

郝庚騎在馬上，如狼似虎地指揮匪兵向村民开枪射击。

村长憤恨地盯着郝庚，站在大家的前面。来春走到村长身边，也憤恨地盯着敌人。村民互相偎倚，漸漸地都靠近村长。

郝庚咆哮着：

“押走！”

五

死寂寂的郝村，家家戶戶都紧閉着大門。远处几声狗吠，打破了沉寂的空气。随后又傳來妇女的慘叫声，孩子的哭喊声。几个

“还乡团”匪兵拉着牛羊，抱着鷄鴨，衣物等从大街上走过。

村政府門前，新張貼了一張匪軍“安民布告”。突然飞来两顆石子，将布告打了两个窟窿。

一堵矮牆后面，枝叶密茂的树丛中露出了四只欣喜的小眼睛。

来春和小冬放下彈弓，互相看了一眼，露出胜利的笑容。随后跳下牆去寻找石子。忽然牆外傳來脚步声和談話声。两人急忙爬上牆头向外偷看。

村长被两个匪兵押着，从村政府走出来，老郝海装着满面笑容，跟在后面。

“咱們都是老邻居啦！只要你办好这几件事情”（指着牆上的布告），“就可以将功折罪……。”郝海說到中途停了下，等待村长回答。

村长沒有答理。郝海繼續說：

“我們国民党是真正寬大为怀，决不会亏待你的。……”

村长还是没有說話。郝海有些不耐煩了。

“快去办吧！”

“走！走！”匪兵也狐假虎威地催促着村长。

来春、小冬瞪着两只眼睛，看着村长被押走，非常气愤。忽然从大街傳來“噹噹噹”的破鑼声和嘶哑的吆喝声：“老百姓听着，赶快把給养送到还乡团来，每家每户先送五斗。……”鑼声和吆喝声越来越近，来春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。

一个匪徒敲着破鑼从街头走来。

来春使了个眼色給小冬，小冬点了点头，来春举起彈弓，拉开弓弦。

“給你吃的。”

一块泥团不偏不歪的打在吆喝的匪兵嘴上。

夕阳已經西下，余光映在来春家的后园树林和屋角上。

来春和媽媽抬着一麻袋粮食，放进牆角一个剛挖的洞里，来春拿起鉄鍬盖土。远处几只狗汪汪地叫了起来，随着又傳來嘈杂的人声和哭喊声。

来春緊張地鏟土，媽媽急忙抱来一捆草，放在盖好土的洞口上面。嘈杂声音越来越近，同时手电光从牆外閃进来。媽媽急忙拉来春躲到屋簷角下。

小巷中十几个匪兵，穷凶恶极地拖着牛羊，拉着妇女，綁着村民，孩子們哭叫的跟在后面追赶。一会儿漸漸走远了。

来春从媽媽怀里抬起头，期待地問着：

“媽媽！爸爸和王区长怎么还不打回来啊？”

“孩子！他們就会打回来的。”媽媽安慰他。

七

小学校教員室做了“还乡团”的办公室，牆上的挂图、标語、課程表被撕得乱七八糟，挂上了枪支子彈；长条書桌上摆滿了搶来的衣服被褥等等。

老郝海穿戴得整整齐齐，坐在桌边太师椅里；村长坐在桌边稍远的板凳上，談話已經很久了。郝海慢声慢气，显得頗为和善的样子。

“你当八路村长不是很爽力气的嗎？我們要你做的事情，整整三天了；为什么一个自首的也沒有？衣服錢財一点也沒有退回来？”

村长沒有理睬。

“我們对你寬大，可是你对共产党还没有死心哪！”

又沉默了一会。

“再限你三天，不能再拖延了。好，你去吧！”

村长泰然地站起来，向外走。郝庚迎面进来，将手里的馬鞭子一甩，凶狠地拦住村长。

“限三天？不成。你领头分老子的财产那么快，往回送就这么难啦！不行。明天非給老子送回来不可。”

“好囉！好囉！还是多限他一天吧！”郝海假仁假义地揮手讓村长走了。

郝庚盯着村长走出了正厅，然后走到郝海身边，小声地说：

“老爷子！事情变啦！”

“甚么？”郝海着急地問。

“你限他三天，我們就什么都捞不着了。”

郝海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張口結舌地望着郝庚。

“风声很紧，上面要我們赶快动手。搞不到东西，就把这些穷棒子杀他个一千二淨。”

“对！要走也得吐出心中这口怨气。中秋节晚上，来他个血洗五龙河。”老禍害的和善样子，变成了凶神恶煞的本来面目。

这时郝五爷端着飯菜走进門来。

八

天空中飘着一层浮云，月亮披上了薄幕，隱隱約約照着来春家后园一株結滿果子的苹果树，枝杈上坐着小来春，他睁着圓圓的兩只眼睛，向东山上張望。

园外是一片庄稼地，晚风吹动着高粱、玉米，搖搖摆摆。庄稼后面是五龙河。再远是层层的山巒，密密的森林。

来春目不轉睛的望着，忽然树下“喂！”叫了一声。来春吓的跌在树杈上面。

小冬靠在树旁，淘气地笑着。

“真是，吓了我一跳。”来春不高兴了。

“你又在这等爸爸哪？”小冬問来春。

来春向小冬招手，小冬向树上爬去，来春拉着他上了树；两人

併坐在枝桠上，滿懷希望地向遠方望了望。來春忽然高興地叫起來：

“喂！東山上有人。”

東山樹林里出現隱約可見的燈火。

來春興奮的用肩膀撞了一下小冬。

“准是民兵打回來啦！”

“還鄉團这回可要挨揍啦！”同時小冬握緊拳頭比划了一下。

東山樹林里出現更多的火光，時隱時現，蜿蜒而來。

來春，小冬兩人不約而同的互相騰着，露出甜絲絲的笑容。

“小冬！走！接他們去。”來春沒等小冬同意就跳下樹了。小冬也跟着跳下來。兩人向後牆邊跑去。

人群沿着五龍河蜂擁而來，有的持槍，有的舉火把，前面一人扛着大刀。

來春，小冬正想跳出牆去，突然停住，驚叫：

“啊！是郝庚！”

郝庚和匪徒們，押解着一個人，來到河灘空曠處；匪徒們圍成一圈，郝庚如狼似虎地將捆着的人推到中央。

來春和小冬同時驚駭起來：“村長！”

村長毫不屈服的怒目而視。郝庚猙獰地笑着。

“好啊！你不肯投降，還要跑；这回叫你跑吧！”狠命地一脚，將村長踢倒，舉起了鬼頭刀。

来春，小冬吓得“哇”地叫了起来，跌倒在墙根底下。
乌云翻滚，月亮全被遮盖了。

第二章

爸爸回来了

九

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来春家的卧房里，还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豆油灯。来春脱了衣服，靠在床头上没有睡，心里老想着村长被害的情形。妈妈也心神不安，坐在桌边缝补衣服；缝了几针，望望儿子还没有睡下，便放下活计，走到床前。

“来春！天不早了，快睡吧！”

来春听从了妈妈的话，随即躺下，妈妈给他盖着被子。忽然院外传来敲门声。

“来春妈！快开门呀！”

“是五爷爷。”来春说。

妈妈向外走。来春连忙掀开被子。

“妈妈！我去。”

“你睡吧！”妈妈走出了房门。

妈妈打开院门，郝五爷闪身进来，随手将门掩上，靠在门边，神情非常紧张。

“村长被祸根杀了。”

“我知道了。”妈妈难过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来春爸爸回来没有？”

“没有，有什么事吗？”来春妈妈有些吃惊地问。

“情况很不好。……最好你赶快带着孩子离开这儿。”五爷没等媽媽回答又说：“我走了，禍根又在查戶口。”随即开门走去。

媽媽急忙走进臥房，来春从床上跳下。

“媽媽！五爷爷来干什么？”

“孩子！赶快收拾东西。”

“走嗎？”

“唔！”

来春听说要走，衣也沒有穿好，就去捆被子。媽媽也連忙取衣服，拿干粮。正在收拾东西，忽然后院“扑通”一声，来春吓得扑在媽媽怀里。

后窗閃出一个人影，輕輕的敲着窗櫺。

“来春他媽！”

来春兴奋地抬起头来。

“爸爸。”

来春跑到外屋，打开門，一下扑到爸爸怀里。

“爸爸！”

媽媽随后赶出来，关上門，担心地問：

“你怎么回来啦？”

来春拉着爸爸向臥房里走。

“爸爸！你是回来接我們的吧？东西都收拾好了。”

“不，我回来有要紧的事。”爸爸看見屋內收拾好的东西，奇怪地問：“噢！这怎么回事？”

“五爷爷剛才來說，要我馬上帶着孩子走。”

爸爸考虑一下，对媽媽說：

“我看，你們还是先不要走，我們很快就要打回来的。”

“爸爸！真的很快就要打回来嗎？”来春高兴地跳了起来。

媽媽急忙向来春瞟了下，叫他小声点。爸爸繼續說：

“敌人这次窜到我们胶东来，是狗急跳墙，想报复一下就要逃的。我们决不让他轻易的就跑掉；主力部队正在布置一个大口袋，要把敌人全部装进去。县委来了指示，要我们民兵队消灭各自地区的‘还乡团。’”

“爸爸！这回我和你一块儿去打仗。”来春兴高采烈地要求爸爸。

“来春！你还小，还是跟妈妈在一块儿吧！”

来春失望地噘起嘴。爸爸牵他坐在身边，抚摸他，安慰他。

忽然大街上传来一阵狗吠，夹杂着打罵和号哭声。

爸爸蓦地站了起来，来春向爸爸摆手。

“爸爸！我先去看看！”来春随即轻轻地推开房门，跑了出去。

来春跑到院門边，伏在門縫上，向街上张望。

十字街口，郝庚领头，后面紧跟着八、九个匪徒，有两个提着馬灯，其余的匪徒持着枪，跑到一家門前凶狠的敲門打戶。

来春急忙跑进屋去。

来春跑到爸爸身边。

“爸爸！快走，郝庚在查戶口。”

爸爸皺着眉头考虑着。来春连忙又催促爸爸：

“快走！快走！”

“快走！有什么事我们替你办。”妈妈也着急地催他。

“村长还在西头嗎？”爸爸問妈妈。

妈妈摇头沉默不語，来春抓着爸爸的手，流着泪。

“爸爸！村……村长被‘还乡团’杀死了。”

大家都非常沉痛。爸爸靜默了一刻，低着头，在屋子里踱来踱去。狗又吠起来了，爸爸停步問来春：

“郝五爷在嗎？”

“在。”

爸爸轉身向外走。妈妈急忙拦住他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去找郝五爷。”

“不成。‘还乡团’拉他去烧饭啦！”

爸爸更加不安，皱着眉头，想不出办法。媽媽和来春也非常焦急。

狗更加狂吠，街上的嘈杂声音也越来越近了。

“爸爸！我替你去找五爷爷！”来春勇敢地向爸爸提出。

“你去？”

“唔！”

爸爸在考虑着，沒有說話。

来春着急地要求。

“爸爸！你讓我去吧！”

“你敢去？”

“敢。”

郝夷領着匪徒向来春家門口跑来。

爸爸向来春低声地交待任务。外面响起“辘拍”的敲門声。媽媽焦急地催促爸爸。

“快走吧！”

匪徒們凶狠地在敲打着来春家的院門。

爸爸牽着来春走到后园。

“告訴你的話，都記住了嗎？”

“記住了。”

“明晚月亮上来的时候，我在河湾古松下等你。”

匪徒們辘辘拍拍快将院門打破了。媽媽裝着剛起床的樣子，端着灯，打开了院門。匪徒們如临大敌，涌进院来，直向堂屋冲去。

匪徒們在屋里有的东翻西找，有的倒柜翻箱。郝庚凶狠地問媽媽：

“你男人回來沒有？”

媽媽搖頭不語。

郝庚走到床前揭開被子，來春睡在被里，郝庚見是來春，回轉身去命令匪兵：

“走！”

匪徒們抱着搶奪的衣物隨郝庚走出房門。走在后面的一个匪兵，將蓋在來春身上的被子也搶走了。

匪徒們遠去了，嘈雜的聲音也漸漸靜下來。母子倆呆呆地望着亂七八糟的屋子，氣的連眼睛都沒有眨。一刻後，來春才對媽媽說：

“明天清早我去找五爺爺。”

第三章

去找五爺爺

一〇

晨霧中的郝村，好像籠罩着嚴冬的寒流。只有一、兩棟屋頂上，飄着一絲炊煙。偶而兩、三聲低沉的狗吠，更顯得荒涼冷落。來春打開院門，扣着衣鈕，走了出來，向大街跑去。媽媽隨後出來，倚着門邊，望着兒子的背影，等待他平安回來。

來春走到大街上。

大街四處扔着鷄毛、鴨毛、豬骨頭。

十字街口，两个喝得醉熏熏的匪兵，拉着一个妇女；妇女拼命地哭叫、挣扎。

来春咬牙愤恨，激动得几乎跳了起来。忽然一想，决不能影响去完成爸爸交给我的任务，这才压制住自己的感情，向小学校走去。

一二

小学校被匪徒们占领，做了“还乡团”的队部。屋顶上插着一面肮脏的青天白日旗，门口站着两个匪岗哨。

来春佯装着到学校前来玩耍，走到门前向院里张望，匪哨兵举起枪托。

“走！滚开！”

来春连忙掏出弹弓，走到树下。

“打麻雀还不行？”

匪兵更凶狠地提着枪又赶过来。

“滚回去！滚回去！……”

来春无可奈何，只好向后转。

一三

来春从小巷口走来，皱着眉头，苦恼的想不出一点办法，气愤地踢着脚边的石子；正要往墙角坐下，忽然远处传来破锣和吆喝声：

“老百姓听着……”

来春计上心来，向家飞奔跑去。

匪徒敲着破锣走过小巷。

“老百姓听着，赶快把给养送到还乡团去，再不送去就要受罚啦！……”

一四